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楊先生證學編序

道在言乎子欲無言在無言乎子與回言  
終日是故以言卽道則無言時離矣無言  
卽道言時離矣是故必以其言通其無言  
以其無言默契其言是故終日言未嘗言  
終日無言未嘗無言而庶幾乎會道之全  
達此可以知子楊子之言已子楊子學於

近溪羅子者也羅子之學學之於天地萬物者也而其言最能喚人以惺如赤子墮地啞啼一聲恍然而聞劃然而驚自此以往其大難名何世儒之拘方往往承之以駭駭之而後解解之而後快而無駭亦無快則鄭邦福是已鄭邦福則嘗思之矣天地萬物總備於人顧人各異體體各異用

安能合而爲一獨不見夫可喜之事至而天下之口畢開乎可憂之事臨而天下之眉胥蹙乎則信乎無異體矣而惟有我則不然我所便眉始掀人或反其唇我所不便顏遂促人或捧其腹一膜之外胡越攸界我之爲害大矣何謂無我今有見孺子於百步之外將入井者已不及援他人援

之已必喜以彼之手卽我手也有不援焉  
者衆其怒之惡其手之不能爲我手也卽  
是以推上古聖人言言道矣而言之不盡  
者中古聖人言之中古有不盡者百世以  
後無窮而言之此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  
口聖人者必不以出自我口者爲道其非  
我口出者與我無預也以至耳聞目視百

骸運動無往不合道亦無往非聖人耳目  
百骸之所在卽一人以例千萬人卽一世  
以例千萬世道在卽體在乃所謂合天下  
古今爲一體也彼以聖人爲有死者不知  
聖人之生者也聖人之生全身是道而道  
有死也乎哉聖人朝聞夕可非樂死也道  
可以不死也若衆人之於道時合時悖合

則聖人之身不合則不仁之體爲痿痺爲潰爛而已矣以故聖人者孜孜汲汲以勞來匡直於當時刪述垂憲於後世何其爲人之切亦甚無樂乎其痿痺潰爛之在吾體也痿痺潰爛之不治將使全體不支慧命幾絕則聖人之大懼已然則聖人之心必天下後世人皆合道而後其體全乃人

類絕而道復歸於天地大地開而道復屬於人身經于萬劫總之不離此體也善乎子楊子之論視聽言動而歸之於無耳無目云云論萬物一體而歸之於一理云云蓋惟無身然後能通古今爲一身若執身爲有則彼手安能爲我乎惟一理然後能合古今爲全體若以理爲二則一口安能



傳衆口是故理一而後可以無身無身而後可以耳視目聽而六用通六用通而後可以無古今無人物天地與我混而爲一彼欲讀子楊子與羅子之言者舍鄭邦福之言無從入矣雖然邦福亦湯言之耳其未嘗言者不知安在

萬曆甲午秋書於羅浮道中

證學綱自序

不敏年三十始知學每有解悟輒筆記之亦有答友人論學書筆記出以就正本省守道公祖鄭蓮園公公不叱其非也爲予序而刻之論學書則予友頌德曾明吾中翰刻之京師題曰正學編云昨待

命中都舉會龍興寺者再答問之語數條則鳳陽高判刻之至是悉出以示司屬楊君駱君等咸謂鄙說亦同志商學之一助也矧其中不無一二語獨詣者不可私且棄請登之木母以抄寫疲書史予曰諾旣

而有述

先師近溪羅先生言有志二字大非容易者予爲之惕然自省曰予日者之諾諸君也毋乃無志墮落科目中矣乎旣而復自奮曰吾苟安於所未至然後謂之無志今此皆非吾駐足地也第存往蹟以自考驗且使於同志共規吾過也吾矢吾志自今以至於後日不留一言因自題曰證學之編而序之時

萬曆丙申仲夏旣望羅浮楊起元貞復甫書

刻證學編叙

我師楊復所先生論學諸錄業已布于域中自巳亥  
沒後江南遂無繕本寧竊慨之歲丁巳捧誦遺書深  
歎哲人云亾誰尋斯緒迺與曹甥樞敦校證學諸編  
而以六論翼弁之于首對

高皇三問勸 聖學兩疏繼之蓋我師之學寔得之  
明德羅子羅子祖述宣尼憲章

高帝師承其脉日與友生講究無非明德真宗證學  
一書則其所肇始也可令湮沒無傳哉因是併發笥

稿中最有關於學問者錄載于內而幾希穀種數論  
試闡孝弟數策溫陵李卓老嚮所傾心隨續入焉若  
迂語若仁學解若論試據文尤其闕世之極無論賢  
智觀之而感發卽愚不肖者讀之未有不悚惕者也  
高皇益世無窮之語始爲我師道乎噫堯舜千五百  
年而有孔子孔子千五百年而有

高皇其間治亂相尋道統相繼曆數有在匪偶然者  
而斡旋宇宙之命脉果繫六論之天言非得羅子揭  
之揚師宣之寥寥數百載孰有以窺其微哉

高皇聞知釋子見知師言信不虛矣寧不肖生逢斯  
世何幸與吾曹甥共聞焉工既告成敬申鄙言於右  
簡

皆

萬曆丁巳冬仲望日新安門人余永寧百拜手書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一

卷首

六論翼

對聖學問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對獨善問

初補經筵恭勸聖學疏

勸講聖學疏

論學校

論佛仙

論祀典

卷一

筆記

尺牘節文

序中都會語

龍興寺會記

大學首章舉要

誠意一章舉要



中庸首章舉要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龍興答問二條

爲懷遠揚孝廉書二條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是故君子有諸已四句語錄

附復葉綱齋書

學而時習章

其爲人也孝弟章

曹交章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首

新安門人余永寧校閱

六諭翼

高皇以六諭教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  
曰毋作非爲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述師羅汝芳言曰孔  
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我

高皇聖諭數語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

也往時儒先每謂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奸作惡於其

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何從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  
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豈此兩段原是一箇但我  
大明今日又更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  
出若我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高皇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髓  
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以我所  
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以我所能能民

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如此光景自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或問保太之急既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卽人心和平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

非他卽中庸之各率其性而爲孝爲弟爲慈平乎  
而徧滿寰穹常常而具在日前者也此個人情萬  
古不變却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  
代以前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  
皇降衷民有恆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  
之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不  
惟自己不敢怠忽卽上下一體於臣人民物亦不  
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在如一有戍役一有  
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卽是念及兄弟不

是念其兄弟卽是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  
聯屬家國天下也故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  
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  
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伯則草薶禽糜無所忌  
憚極甚而莫可及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義辟  
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命脉  
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竊有臆見  
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真而不患其枝



柯花菓之不結蓋種核入地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此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端喧於末流二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末如之何惟一入我

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昭布而莫掩雖保泰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又曰大易之乾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

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  
故卽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  
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蓋有正  
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  
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  
無少補我

高皇纔止數語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闢朗故芳敢  
謂皇極之世惟我

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

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立極神語卽天地幽  
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步共諸君止須  
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僞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  
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不  
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  
而充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  
舉手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按臣師所以

揚厲

聖謨者卽其平生所自學者也臣因此然後知誦法高皇而搜尋全書讀之又以見臣師識其大也是用不敢隱匿增損而備錄之

對聖學問

高皇帝制曰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卽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

更名而已

理者何卽性是也卽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是也此理萬古不易四表不殊卽使六

經之外別有典籍不過更立名字而已斯理豈能異哉

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略無有礙匡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仲尼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爲君之師舉臯陶周呂召爲教民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仲尼之言教且嚴而理且明

嚴者不敢犯意如作春秋正名分類日月中大謂明四書教者是

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享國且短爲  
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  
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大哉

高皇之問洋洋乎臣惕起元敢對曰人無古今也理  
無古今也古之學者用於世則有用臣主俱榮而  
名後世今之學者用於世則無用臣主俱辱而身  
不保則所學異也自有文字以來而有書矣書者  
上之載籍也古人之讀書也必窮其理窮之云者

沿口耳之所入以探於身心性命之源而又有明  
師端其趨而示之途掃除其枝葉澆灌其根本而  
時其化資之下者引掖之使百倍其功而不倦以  
故救撤而中通神清而氣爽其仕也信而後出其  
得君也量而後入其臨民也猶一體而安全之皆  
窮理之効也今人所讀者何嘗非古之書哉奈何  
儒術中絕聖學不傳不知埋何如而後窮而但以  
口耳記誦當之是故忠孝之格言仁義之名目前  
人之孰得孰失特務之孰利孰害種種熟識于胸

中而條陳於紙上非不可觀也而其中菽錮日甚  
生意槁然如無根之樹木徒以他樹之花實綴之  
一當烈日飄風萎且零矣以之事君安能引君當  
道以之臨民安能不致謬爲最下則以賄亾其身  
斯已矣則不窮理之效也而理豈有古今人亦豈  
有古今哉恭惟

皇上汎掃夷風肇脩人紀明孔子之道先彛倫之叙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作資世通訓  
之書而叙之深言後儒解注失聖經之意愈愚後



學此皆舉千百年學者之所未聞良由

天縱聖神作民君師開斯世之聳瞻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洗心滌慮瞻仰聖化雖菽錮之有年敢不憤悱於今日昔人有言曰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員孟方則水方上作而下不應首前而足不隨天下無是理也抑臣又聞之三皇不易民而化五帝不變世而治三王不借才于異代而成功恭惟上位建極綏猷握樞運化卽今可以成古卽布列有位者可以爲臯陶周召卽待澤于閭閻獻畝者可

以爲康衢擊壤也蓋堯舜以性成其化故其化速  
湯武以反爲其治故其治遲世道本自性成無事  
於反也臣愚昧顧平生所學盡在是矣敢以爲

今日獻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  
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爲善所以爲善者或公於  
朝或私於家不離爲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  
也昔子貢疑博施濟衆未足以盡仁而孔子稱其不  
止於仁必也聖乎及子路疑管仲之不死爲未仁

則又盛稱其一匡九合之功以爲孰如其仁則利  
濟天下民物誠孔子之本心也觀孔子可以知孟  
子矣然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不過導人爲善  
耳善者人所自有而迷不知其路故藉先覺引導  
之使彼自知善之所在而爲之自不容已也保祿  
保家而全身命者善之應也詩云未言衎命自求  
多福或問如此則固寵竊位便其身圖者善乎曰  
不然竊之便之者作僞也心勞而日拙保之全之  
者作德也心  
逸而日休

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游諸侯之  
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  
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

言孔孟不

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

言當時之人又以善導列國之君深藏所

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

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難易乎請爲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爲臣者學未克道未至卽欲有言而不可得也明善誠身之道孔子惟陳於魯哀保民而王之說孟子惟陳於齊宣則二君有其機也雖然向非孔孟之學一聖一賢則二君之機何由而動或其機已動而又何以應之是故孔孟而後學術不明格君無術使聰明睿智

之主不能自舉於三五之隆而終與凡庸之君同類者恒坐於有君而無臣非無臣也臣無致君之學也且夫有財者不難於行德有力者不難於拯溺有孔孟之學者不難於利濟也責行德於擔石之儲則苦矣求拯溺於雞肋之手則卻矣上爲德下爲民此何任也而於章句末學焉求之是求魚分木求馬於磨肆也必不可得之道也

世下風氣與欲以求言此舜禹之德也奈何夷風初夢道初布誦法者尚淺而自得者尚稀也孔

子曰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亦漸親其效矣需之以歲月益之以漸磨語誠明而陳王道者不難致也

對獨善問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爲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

對之至者謂  
三三之言也  
夫身之於世  
如舟之於水  
孔子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  
以顯父母之謂獨善其身者非榮貴之謂欲明明德于天下

而爲大人也世有以觀事勢向背爲知時之智者  
蓋知所向不違向吉所背不過背凶吉凶不過一  
身所繫及天下俱凶一身何能獨  
吉是猶未足以審于吉凶之實也

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患  
犯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

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

大至智者其智大而又至

也大者天道也至者地道也出類拔萃有若贊孔子之言卽所謂崇身也善平患難者不動聲色而  
精天下於泰山之安若待勞形苦心然後平卽不  
爲善矣腹大本者其性定也亦天道也抱厚德者  
其心仁也亦地道也有此大本則其出不窮有此  
厚德則不怠斯世故昌擊君民之患難有不能恬

若必以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秋大背於彝倫之叙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爲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有此身未有離乎人者也以身庇人則首出庶物而身崇以身庇於人則消沮閉藏而身卑夫身者受之天地受之父母而顧卑之則虧體辱親愧怍天地然而士甘之者智不足也彼見此耳目手足心志百骸之爲我遂欲有之以爲利則其智小而大又見夫閉門塞竇可以免



患而不知天地崩墜不待祀人而後憂雖欲免之  
有不可得者則其智浮而不至天下之身與天下  
共之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信非大至智者不能  
也智大則大本立矣智至則厚德全矣天下之大  
其猶巨海乎波濤之洶湧魚龍之變現固不免也  
所恃者萬斛之舟與長年之柁耳大智者萬斛之  
舟至智者長年之柁也彼無是二者宜其相顧錯  
愕惶怖卻步而反走也故以孔子之門人如漆雕  
開闔子禽之賢皆甘貧賤而終身不仕於諸侯之

國由來好仕而功名不終其他可知矣惟孔孟徹  
環列國栖栖然而不敢自暇逸孔子曰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夫  
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一聖一賢豈非其智之  
大且至乃能若是哉夫智不可襲取也必由學以  
成之人之智本無不大也本無不至也學也者求  
其本大本至之體而默識之也卽大學八條目之  
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不知至則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臣楊起元謹 奏爲

敬據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以隆

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自司

業陞臣洗馬兼脩撰充 玉牒纂脩官隨於今日

初八日又蒙 聖恩與臣充 經筵講官臣伏白

惟念 經筵乃

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聖德之  
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

言小引 音 一三  
報稱爲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  
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苛

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也夫

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學術而

後可不親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必麗於中

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大也非講於學術卽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下大厥志志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於不倦邁年以來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爲慮臣愚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所不在而強爲之卽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一身繫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達  
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朝羣  
臣時親講幄不惟不以爲勞而且有心廣體胖  
晬面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此臣倦倦  
有望於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  
者蓋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雜之說所亂  
是以敷陳之際未當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於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

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雜者豈聖人之學哉方今進  
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待而陳  
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究極易簡  
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  
芻豢之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  
素聞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  
之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 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勸講 聖學疏

萬曆二十五年

南京禮部右侍郎 汪楊起元

奏為敬陳脩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

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  
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脩  
其實者非遠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  
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人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心亦惟  
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運者 宮殿頽災夷虜交警  
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備實之道人人言之矣  
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  
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  
路當開遣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脩者也然臣  
以爲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繫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

以致虛之說爲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

不祇肅承歡 聖母罔不齋慄恤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旱則不難 步禱如此聖德雖使堯舜

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爲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

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

指齊宣不忍 牛之心是以保民而王時有百姓

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

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儻以此聰明而求識聖心是以無窮求

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廷臣皆蒙道  
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羣起而敬應矣且以孔  
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迺至七十乃不  
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  
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  
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  
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  
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  
之後自然與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

時萬世之福也此臣惓惓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  
璧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  
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爲之乃其易易者也  
何也吾之真心乃爲真寶而世上有形之寶乃贗  
寶也堯舜得真寶而棄贗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  
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明主恐懼於上  
羣臣脩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天而臣獨以學  
問爲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

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爲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故應 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爲至忠夫芹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作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逖晉卿彙則其分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傅惟此學問易知簡能

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爲獻矣伏  
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鑒臣朴忠而少加之  
意幸甚



論學法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君子曰人才者治之本也教化者人才之本也學  
者教化之地也

高皇帝統一聖真脩道立教莫大乎  
聖碑故首述  
聖教宗孔子而先師之號定自

漢世而後古之大宗明乎此而後以郡邑學宮規  
矩而後以射儀鄉飲酒禮所以尚賢  
而重士者又繼之以社學書院所以推廣建學  
之志而輔學校之所不及者益備矣乃若所以爲

學之道則存乎其人焉作學校志

論曰古者國有學

高皇帝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待士何其隆哉王祀孔子以其經術取士統又合一哉習之射以尚賢行之鄉飲酒禮以尚齒嚴之卧碑以範其趨教又何信哉士生斯世也不學焉往顧其所以學者未嘗言其吾惠僻處海濱外希先生轍跡之臨內無陳良豪傑之舉士室必有忠信今萬家之邑以十數後之人哉而寶玉翳於十石樛梓天於斧斤可

惟矣古人之學上有明師下有良友知性知天以爲的而經誦之以發其益切磋琢磨以爲功而規儀惟以肅其序疑則思問而無序則亂之於師友之間也循是規儀卽學哉所學者止於經訓規儀已失古人之意矣矧又委而棄之乎儻羊非告朔而有告朔者儻羊筮蹄非魚兔而致魚兔者筮蹄安可棄也異時當事者憤士弗檢而汰弟子員惡學者馳辭騁說而厚禁游學厭貢士遲暮衰頹而

選以不次德造無斁周上所以譽髦也而汰則遺  
賢於野矣木鐸周流孔聖所以覺人也而禁則塗  
民耳目矣國用老成所以存典刑也而不次則少  
得陵長矣居豐之世固宜有日中之憂而保泰之  
時不可無包荒之度

皇上聰明天縱獨灼化原蕩蕩平平無好無惡皇極  
造就之法可謂得矣師弟子不於此時盡心竭力  
道

高皇之謨訓尋孔聖之墜緒通性理明王道以對揚

休命於萬一寧不負時余志學校首述 制典  
或者以爲此天下事而施之郡志不亦侈乎嗚呼  
天子之法非列國守之其誰守之今之郡古之國  
也志之所以使吾郡師弟子易見聞也而列郡聞  
之有興焉當不獨使周禮在魯是予之願也夫社  
學亦 制典也良有可行之無難書院久廢非其  
人弗復書之亦以待也

論佛仙

楊子曰三教皆務爲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振舵

理揖於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  
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彼中有神通變化光  
景動人者乃其脩福所致而異常之道不以爲貴  
亦猶吾儒登巍科躋臚仕與馬赫奕聲譽籍籍亦  
可謂之福而於道無加也世人不能參理因艷奇  
特而或誕之故神通著而真教詭名爵盛而士品  
淆可以例觀故仙釋之可傳者皆非其至者也  
論曰予少讀韓子原道卽知佛老之書宏火也及

讀國史伏觀

高皇功高萬古孜孜定治之意至精也苟有妨政害  
治之隙無不塞之而未嘗及於二氏且嘗有訓曰  
仲尼之道剛書制典爲萬世師其佛仙之幽靈暗  
理王綱益世無窮治天下之道於斯三教有不可  
缺者如此則空崇奉之矣及論靈谷寺僧則謂  
人主之財皆爲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  
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曰存二氏者有

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所能測然聞之宿  
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門自顏曾之外無聞  
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絕不復知道爲何物而佛之  
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  
毋令斷絕及至達磨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  
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稍接孔脉以迄于茲此其  
暗理者一也由周而來僭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  
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  
亾夫亾者非獨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  
祿莫不盡然後亾儻有一焉爲天所祿猶足以相



維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爲其享之過也佛之教  
首檀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  
鉢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  
庶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安公卿大夫之福厚則人  
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戮之事而運  
祚長求此其暗理者二也自人之福不齊多鰥寡  
孤獨之民而親戚隣里莫之相卹也生於鰥寡孤  
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  
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衆施捨者博

既足以卹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卹也爲人主而卹收也爲人主而收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此佛教之大厄也至於仙持世尤苦自兩曜三光風雨露雷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爲而仙之所脩也人孰知之者謂之暗理亦妄矣由此觀之

高皇精理王綱之訓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夫求仙

如秦皇佞佛如梁武不以其有益王綱重也直求一己之福田利益耳此所謂愚也至於世俗之氓孳孳爲利不與事父母厚同氣敬師長赴公義而相率費於寺觀彼爲崇正闢邪之說者又攘僧道之利爲己有此二者其愚正等嗚呼可勝道哉

論祀典

楊子曰孔子之祀已著之學校矣此則自社稷山川而下凡載在祀典者及民之所賴以禦災捍患與夫出於崇德報功之不容已者書之作祀典志

論曰章縫之倫率言無鬼神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祭祀惟以盡吾心之誠焉耳其說自相矛盾深淵有寶人不憚沒匿而取之者誠也惟知其有故也今明知鬼神之無矣誰復致其誠者誠者天之道不待人爲明知其無而猶盡誠焉適流於人爲之僞而已矣故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惟其不失赤子之心也儒者自生意見而曰誦法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敬鬼神而遠之曷嘗言無鬼神哉循儒者之見將至於謂

祭無益而後已吾惠自某氏大毀淫祠載祀典者  
僅此然民間有灾思禦有患思捍不容不奉事祈  
禱者則亦以漸修復至常熟黃公榮守郡大興文  
昌關公廟祠寔某氏鄉人也豈非乘除之理哉兩  
祠稽之會典乃京都所崇奉而領於祠官者則何  
可以淫視也又有天妃上顯天下在在事之亦載  
會典某氏一切毀之自淫矣何以責鬼是後貪饕  
名藉口崇正闢邪奪僧道之膏腴爭廟祀之犧牲  
矯誣放僻無復顧忌嗟嗟豈知商俗尚鬼亦聖人

之教哉

高皇帝重神而敬祭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

祇諭之曰勿謂無神而不信勿以佞神而祈福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又著鬼神有無論曰鬼神之事甚顯而甚寂古昔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今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人哉洋洋乎 聖謨定萬世之趨矣人非賢智不能無祈福之心人有所福之心是誦事鬼神之本也致中和臻位育使時和年豐官無濫刑善善

而惡惡人之求得欲後如操器以酌水於江河無  
不飽滿然後無求福於鬼神而淫祀自絕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而曰我能正人心非虛則誣耳豈不  
可愧矣哉

證學編首終

證學編

卷一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一

新安學人曹樞校閱

筆記

友人責予以不記會中語者予曰子寧有不記耶友人曰數日後予則忘之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是則安能忘所忘者會中語耳曰是不忘斯可矣又惡事夫會中語



哉

有友曰茲會也講所以學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人將奚以學之應者曰堯舜之道易簡人皆可爲而孔子賢之遠必其道視堯舜尤爲至易至簡而人尤皆可爲也友曰若是則爲孔子者何千載而不一見哉應者曰無志於爲者以不爲失之而有志於爲者又以爲失之是以難也某曰昔者愚聞之師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卽人也人卽堯舜也識得此人斯可以爲堯舜

矣諸友曰然

發者發聖人之蘊或曰私云獨處又將誰發曰私非  
獨處之謂也師不在則弟子爲私知一貫得而子  
由是曾子之私也門人問而曉以忠恕是曾子之  
發也或曰然則顏子所發明者不少槩見何也曰  
豈惟顏子雖孔子終日言者今亦不可見矣孔門  
紀述意不止論語一書或者秦火之罪也夫

友問斯道參前倚衡無之而非是矣奚以云道前定  
則不窮也應之者曰參前倚衡正道之不窮也然

必先之明善以誠身是謂前定彼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豈其能離道哉而不能有乎道謂之窮可也

有謂中振屈於慾而不得爲剛者非惟不識剛亦不識中振也蓋中振爲剛者也有意於剛雖剛寔慾人雖謂之剛夫子不謂之剛也然則夫子之所謂剛者奈何愚聞之師若顏子於復禮而請事斯語曾子於一貫而應速無疑庶幾乎所謂剛者已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蓋忠信廉潔者流俗污世所尊

尚彼持爲此行以同之合之若曰爲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又毀忠信廉潔以媚小人雖鄉愿不能也友曰大學之脩齊治平也則猶有序也其格致誠正則一以貫之耳豈可以先後泥哉曰知所先後大學固有明訓矣正恐學者之忽之也一一以言其所是又一一以言其所後欲人反復諷詠而深惟之也今日脩齊治平則有序而格致誠正則不必泥也則聖人之言皆不信可也又何事乎疑彼而信此哉

或曰有物必有則物至則知知而自中其則此非大學之旨也大學一書以學爲宗若論物至知知則孩提初生與一切含識莫不皆然則由生而有非待學而有者也此所謂致知者由學而有非生而有者也夫惟由學而有則其傳必有所自而其功必有所歸故學者言必稱師必稱先王言非師所授非先王所傳則我本不有也而學者以無師自悟爲高亦失古人之意矣

誠者天之道也惡惡臭好好色俱出自然而明明德

於天下之意能如之斯可謂誠其意矣人本無心  
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  
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  
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  
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  
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  
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  
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  
之謂真脩

或曰古人最初一念卽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其起願也不大則其究竟也亦不大矣上古神聖洞徹性體知此學必由此起願而後成故定爲教人之成法遞相流傳而古人以爲是學之固然也

或問先知先覺之說曰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知覺之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性具在故謂之知覺之先及其事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

伊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言民之先知先覺  
非他卽予身是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性而顯露  
其形骸天下是借伊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真性分  
一身於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於一身則伊  
尹卽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  
人皆先覺而哀其不自覺也故卽以斯道覺之非  
益彼所無也

曰抑亦先覺何義也曰此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  
皆有之至靈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



論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

論學於今之世且以作人之志爲急如治陰證之病急與回陽而後可爲也若拘格套泥體面必不濟矣雖然寧獨今日然哉庸詎知古之人心不若是哉庸詎知古者教人之法不出於是哉作新之訓見於康誥振德之命發於放勳曰作曰振皆有出於格套體面之外者矣此古之道也而又奚疑於

今日哉

道不與世爲侶者也天之生人必有身寄斯道者如黃帝之有廣成堯之有務成子附孫之有尹壽皆抱道自尊人主北面而師之得其緒餘足以治天下而石後世而彼肯規規然爲世用哉乾上九亢龍勿用德自尊者足以當之

富之爲言福也福可求而不可求者也可求者如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而不可求者得必隨之以先察必隨之以憂造物者之于人也何異慈母之

于嬰兒乎嬰兒之求乳於母母未嘗不與也及其  
傷飽之病則嬰兒受之母未如之何矣是故乳不  
可過求也况天地之福羣生之共享非一兒之自  
食者哉是以聖人辭之而不處也故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謙者  
福之所集執鞭賤者之役謙之至也以謙獲福世  
之所謂賢也惟聖人然後知其不可夫聖人豈不  
謙哉不以求福謙也如海之受川谷亦性之而已  
故雖諸福攢於其躬而不有也

或問歛時五福曰是在建具有極耳極者盡也窮也  
無所有也若有福之可歛及有歛福之心安得謂  
之極是故皇極之極與六極之極同一極也但其  
機有自有應之異耳身處衆有而能不有其有是  
謂皇極過享其有而所有去之是爲六極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其身則有天下也其心則無立錐也  
此建其有極者也若桀紂有天下之心窮奢極  
欲而天下去之卒自投於六極而後已矣觀孟子  
天降大任之論亦可以明福極之理而窺古人命

字之微意矣

又曰皇極曰極六極亦曰極故古者以圖圖爲福堂  
非禮勿視無其目也非禮勿聽無其耳也非禮勿言  
無其口也非禮勿動無其身也無目則亦無色無  
耳則亦無聲無口則亦無物無身則亦無事我旣  
不立物亦不對而一歸之禮焉禮安在哉天理而  
已天理又安在哉有在卽非天理也噫此顏子之  
所以屢空也

條除玄覽苟有絲除之心與玄覽亦奚以異哉惟知

夫玄覽之學如有玄覽也命之曰滌除可也

知言孟子不得已也大舜隱惡揚善則知言不足道矣吾人之聽言也須存大舜之度不然訛訛子既已知之矣而自托於孟氏之知言曷若不知之爲愈也

日用動靜無非死生人鬼之理知生者豈必求之生身受氣之初而事人者豈必求之事君事長之際哉洋洋乎滿目前矣此天壽之不貳也

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

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  
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  
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  
本

隱惡而揚善不見其惡而惟見其善也人之言本無  
不善特有意見之不同耳而聽者分別善惡亦意  
見也惟聖人然後能忘其意見何惡之有意見不  
除又奚怪其善惡之分別哉

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覆是我覆載是我載生是我

生成是我成飛是我飛潛是我潛動是我動植是我植噫有能知一切皆我者是真能見獨者也能見獨斯能慎獨

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二三子之行卽聖人之行也但聖人能與二三子而二三子不能與聖人二三子不能與聖人而聖人常受二三子故以巖助之益歸之聖人與二三子



而二三子不能受聖人故每疑其有隱也

學必生機動然後其本立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是生  
機動之驗也善學者貴自得具機而善教人者亦  
貴引其機是機一動必有狂微焉有狂微然後可  
得而裁也此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深繫聖  
人之思學無狂微而循循然守繩墨難矣故曰  
不成章不達

狂則必簡知自我則敬以行簡矣

盈宇宙一靈也尊而名之曰天親而名之曰心如以

心爲肉團之位也則天亦豈形體之蒼蒼者哉  
道無異端共戴天而履地共是如能不可得而異也  
其有異焉者起于意見之私也道本無異吾見其  
異已離道矣又從而攻之豈不害道哉然亦自其  
人言之耳道竟無害也

視是我視無別能視色亦我色無別色者是曰禮視  
聽是我聽無別能聽聲亦我聲無別聲者是曰禮  
聽推之言動亦復如是禮卽天也天卽我也離我  
無天離天無禮是故克己復禮非克去己私之謂

也能自復於禮而已通已皆禮也通禮皆已也故  
曰會萬物以成已者其惟聖人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與道爲體也一有所知卽爲仁智  
之見矣此見還息然後復於日用不知然後合於  
君子之道

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  
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聖人不然當  
下便知非所以能泛應無可無不可也

聞義不能徙聞卽是義也不善不能改善卽不善也  
若於所聞者分別義乎不義乎其機卽滯安能徙  
哉於所善者自以爲善其執必固安能改哉然徙  
與改非難而以能徙能改爲難能與不能自其心  
之虛不虛觀之亦有不徙不改者而其心本虛不  
害其爲能徙能改也

詩言賓筵之飲酒者其初秩秩然有序也逸逸然有  
儀也溫溫然其恭也反反然自顧也抑抑然自慎  
也及其旣醉漸幡幡其輕數矣漸僣僣其軒舉矣

漸怩怩其媒媢矣又漸傲傲其傾側傴傴其無所  
止矣治亂始卒相去之遠如此究其爲之者酒耳  
夫酒麴蘖之所成原與吾身不相涉而賓筵者出  
於吾人斯須之敬非日用所常行也因筵而至於  
飲酒因酒而至於亂其血氣伐其令德可以觀妄  
之所成矣夫何自性之有凡人家之禍福國之廢  
興存亡與夫學術之大小邪正皆可以此類推之  
大抵皆妄也聖人知妄故獲福而亦不有焉愚人  
以身殉妄隣於禍而不解

民之爲道也飽食煖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鄰里相保如鳥之安于林魚之安于淵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司牧者保其如是而勿擾之誠有道之世也上欲廣而求多民貧而詐出如一鳥受驚而羣林皆擾一魚被駭而舉淵悉動投羅觸網勢所必至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情而喜何異漁獵其民哉是故有諸已而後求諸民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乃設以身處其地而自見夫已之未必有且無也未必有故不敢過求未必無故不敢過非怨之

道蓋如此若不設身處地而據已之所見有者求人己之所見無者非人是猶以已之餘粟餘帛而責人之胡饑胡寒也惡在其爲恕哉爲民上者思及于此安得不泣罪安得不引爲己辜

學者因儒先闢佛老遂不敢顯言之而私窺其書焉陰用而陽拒是竊也焉有竊心不除而可以入道者哉且天下既有其書矣橫目之人孰不見之而能使之蔽其目乎其書皆盡性至命之理也有識者孰不悅之而能使之剝其心乎必不能矣而卒

歸于竊取噫古道豈其然哉

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

聖人之有言有爲莫非權也而有真常不變者存焉則其所以權也真變不常者非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謂也審乎權之所自起斯得之矣知權之所自起謂權卽是經可也

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



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日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

壇經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若真脩道人不見世間過又曰惟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至哉言乎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能見其過非知道者不能也求之孔門惟顏子一人耳故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自顏子之外未足與幾也已矣之嘆豈虛也哉佛學知過之極者也後世學佛者張皇太甚予嘗覽諸師之言皆莫若壇經之簡而切者予嘗三復之唐昭憲丈亦以爲然

葉公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蓋畫龍有文彩而真龍之形醜拙也學道而至於躬行者爲真龍躬行未至猶可知也躬行而至則不可知矣孔子曰向見老子其猶龍乎至其自言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德也知至至之然後合德于地物至則知知然而至之者難矣非厚德載物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歸藏首坤有以哉

未嘗知學者未嘗有我有我之病必生於知學之人然亦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未至故有我之病生焉病在有我而不自覺則其所知止於是而不復進矣聖人六十耳順七十從心皆無我日進之功也或謂夫子惜未見顏子之止然則聖人嘗止哉

諸生有進說明德者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予曰朱

子以虛靈不昧訓明德似也若云具衆理應萬事則明德之贊而非明德之訓也遂執以爲實然謬矣猶言鏡之具衆影而應萬形也鏡果有衆影之具哉蓋鏡一影不留明德一理不有一理可有奚虛靈之足言且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亦非也凡吾人終日舉心動念無一而非欲也皆明德之呈露顯發也何蔽之有吾人一身視聽言動無一而非氣稟也皆明德之洋溢充滿也何物之有卽如聾瞽之人不能視聽若可以拘其明矣

然執聾者而問之曰汝聞乎必曰吾不聞也執瞽者而問之曰汝見乎必曰吾不見也不聞爲不聞不見爲不見一何明也而謂之拘可乎知明德之明不拘於聾瞽則知氣稟不能拘矣不能拘不能蔽則無時而昏矣生曰然則奚事于明明德哉予曰卽子向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而未知其一理之不有也向以爲有拘蔽且昏也而未知其無拘蔽且昏也而今始知之是爲明明德也已若猶未明則當已百已千以求其明也烏可已哉

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求其明此不亦有拘蔽而昏者耶予曰善哉子之問也二明異致學者混而混之以故不得分曉也久矣吾爲子言之子其審聽之曷言乎二明異致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卽其明亦未徹若其出于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

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

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脩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混混沌沌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于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啟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於是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刑政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若堯典所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也明明德之教行於天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



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

問明德在人聖不增凡不減而明明德者乃有難易蚤暮何也此亦非係于氣稟物欲而然耶曰不然

則習使之然也。習有輕重，故其開發有難易耳。卽如今日諸友同於業舉，然其平日家庭師友之間，曾及學問事者來此一聞其意思，與平日絕無所聞者不同。又有一種其平日希慕聖賢，然茫然未有下手，未曾理會得許多道理在胸中。今來聽講，其所得與平日有許多道理成了意見者，又自不同。然此四項人，其明德不可謂不同也。氣稟物欲亦不可謂不同也。習之重者，其求明也難；似於氣稟之不美，物欲之深，固其實非也。習之輕者，其求

言曰 卷第 一  
一  
明也易似於氣稟之美物欲之鮮其實非也皆習  
爲之耳便至上智下愚亦習之所極也然是習也  
能難其求明之明豈能難其本明之明哉本明之  
明固無害故夫婦之愚不肖一切皆天聰明而聖  
人所以無棄物也

氣稟卽明德之寄寓物欲卽明德之流行離氣稟物  
欲亦無從而見所謂明德久明德無聖凡則氣稟  
物欲豈復有聖凡一切含靈無非天德蓋是聖胎  
惟其不幸而壞於習又是不幸不得出頭以從事於

學故至寶沉埋安從淪墮此聖賢所以惜之哀之  
而不容已於教也

問子言禍福無幸不幸而又言人有幸不幸何也曰  
禍福不可以幸不幸言吾先師嘗言人幸而爲善  
不幸而爲不善耳人同是性所生者得其地所與  
者得其人遂不覺入于善是其爲善者幸也所生  
者不得其地所與者不得其人遂不覺入于不善  
是其爲不善者不幸也若禍福者善惡之所成而  
天命之有定矣敢以幸不幸言哉是天命僊矣曰

然有君子而得禍小人而得福者何也曰子果於  
圖度天命哉非予所敢知也

小人之爲不善彼未嘗以爲不善也以知是之爲善  
耳故大學有爲善之小人也

人之所以周身者飲食衣服室廬舟車之類不可勝  
紀無不合衆技而後足而學以事心乃欲以一家  
之說限之陋矣夫吾儒之學必宗孔子亦知孔子  
之無常師否也孔子猶良農也人知其爲嘉穀之  
所自出不知其器械之屬全資百工今之學孔子

者猶徒取嘉穀而捐器械也欲爲良農不可得已  
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衆形耳目之視聽莫  
非心也而以爲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爲未能先  
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體所  
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  
心思更無兩物這個體段本極其大只爲大者不  
立自淪于小耳立者非矜持把捉之謂其要在乎  
善自識取如云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  
不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已取之而已且如聖

人與衆人共飲食聖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  
衆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小體以聖人誠取其大  
而大者先立也衆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  
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爲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爲  
物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屬天機之自然  
不待安排布置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合如此孔子在齊聞韶則  
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一般孟子此語是顯心  
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心無二用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如孔子得於韶必不得於肉味  
只爲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此  
事在人識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  
外更無餘法若以矜持把捉爲事心之功者不知  
學問之道者也

問心非肉團之心今病者爲痰所蔽則昏迷何也曰  
昏其所當昏迷其所當迷者心也當昏而昏當迷  
而迷又何昏迷之有故病目者目不見而常明病  
耳者耳不聞而常聰聰明天德也耳目何與焉察



此可以識心矣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由其擇乎中庸而得善也吾人學問未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吾人自以爲不善者却恐是顏子之所謂善而自以爲善者却恐又是顏子之所謂不善也如瞽者之行路險夷滌穢意之而已焉能辨其實然哉

言游譏子夏門人無本是以灑掃應對之外別有本也子夏言本末一也不由人分析得豈有先傳後倦之理今譬之草木可知矣草木雖有本末然豈

有本外之末亦豈有末外之本哉岐本末而二之則誣矣但在學者見之不徹自流于末漚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無始而非卒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學者雖流末而昧本然竟不能使之舍末而求本也末卽是本故也

或曰羅子之學其佛學也歟曰吾師乎仁孝之訓具在也子嘗見之否也曰見之曰見之也果佛之說乎抑亦孔孟之說乎曰孔孟之說也日子旣知爲孔孟之說而又疑其佛學何也曰吾聞之人言羅

子嘗稱夫佛也曰孟子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然後可以論其世也今子之於吾師也不信其遺訓而疑之人言而欲以論其世不亦難乎曰羅子常稱夫佛也有諸曰有之曰有之而非佛學何哉曰孔子常稱夫老子矣亦將以孔子之學爲老子之學與

或曰羅子之學大矣苟毋信佛也後世孰病諸曰吾子聞人善言亦信之否乎曰信之曰然則佛之言亦善矣又奚怪乎吾師之信之也曰先儒所闢也

碩可信乎曰吾子聞人之善言旣信之矣又因人  
之毀之也而愒信焉可乎夫舜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未見江河已决  
而有能禦之者也且吾師寧獨佛之信哉苟有一  
善之技于前無不信也此羅子之所以大也而不  
信佛何以爲羅子後世有樂取善者吾知其必以  
羅子爲法也而又奚病焉

或問羅子官尊祿厚而不立產以遺子孫黎子曰世  
人之遺子孫也以產吾師之遺子孫也以善產有

時而盡善無時而窮且彼勤一生之精力爲子孫損智益過豈計之得哉稍有識者不爲而況於學聖人之學者乎

嘉善袁生曰吾傳之長者之說經也大學以學爲宗中庸以性爲宗性宗本天學宗本古子開斯言也蓋信先師之大學爲有傳也

古人之學有主知者伊尹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也有主身者伯夷之若將免焉擲下惠之焉能免我是也身一也而二聖之見異焉一則見其

不可挽而脩之以清一則見其不能挽而脩之以  
和清則隆和則不恭不爲君子所由而伊尹之出  
處且處於時中矣所以然者知屬乎乾本輕而圓  
身屬乎坤本重而方故主知者多得之而變通主  
身者多得之而執着至孔子所以妙乎時者知不  
徒知而身以妙乎其知身不徒身而知以妙乎其  
身此所以乾坤合德而巧力兼全也

操一行持一說而自見其醜艷焉安也自見其穩妥  
焉危也信者道非一行一說所能該也

或問羅子答之曰羅子好學問何如其好學也曰遷善改過日如斯而已乎曰舍遷善改過無學舍學亦無羅子

吾嘗問於羅子矣學無所執而曰擇善而固執之何也羅子曰蓋謂執乎其善夫善何執之有是執乎其無所執者也

羅子講學恒稱 聖諭六言或譏曰此本鐸老人語也羅子聞之曰學盡此矣雖欲不爲木鐸老人其可得乎

羅子曰會古今民物之精神立聖賢經訓之樞要其  
惟 聖諭六言乎六言之間善治真儒咸於是乎  
出非天下之大聖其孰能爲之

聖人性體通明故不爲形骸所闕然形骸固在也能  
免於強恕而行乎天下有薰然慈仁無所事強者  
然非所論於聖人孝有王祥忠有比干信有尾生  
智有栲里恭有石奮蓋皆有其至者無天下之至  
者其不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能恭者多責人不恭能儉者多責人不儉自有其能



者多責人不能此皆未嘗及觀故也聖人切於反  
觀故常自見其不能而不敢苛責於人故能恕

高皇至聖哉以孔孟之學治世而不廢二氏也二氏  
在往代則爲異端在我明則爲正道彼其齋居素  
食習威儀閑音樂以交於神明上爲朝廷祝釐下  
爲兆姓禳禱孰非忠敬孝慈之用哉至若釋典闡  
性玄文闡命有足爲儒教羽翼發明者守於其徒  
以待豪傑之士之默識焉補益非細矣昔儒咸云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

進然後統紀可一今雖不使並進而未嘗絕其道  
然孔子之術益尊而統紀益一此真無偏陂好惡  
而爲王道之蕩平正直者也今以名崇正遂欲斥  
而絕之是作惡也而肯於其味至毀形變服以事  
之又作好也非蕩平正直之道矣雖然世界之大  
也安能無好之者而未必盡好也安能無惡之者  
而未必盡惡也未必盡好而有好之未必盡惡而  
有惡之此所以爲世界之大也亦安在非蕩平正  
直哉大抵一統持於上而皇極建矣雖有好惡而

不能害此天縱 高皇爲萬古綱常教化之首君也

唐虞之時萬邦協和四方風動文明之氣盡洩允極盛而難繼是以三王之世更不能如唐虞之所爲只以法度禮制維持之而已唐虞有后夔以教胄子於上有契以敷五教於下有臯陶以弼教於中斯民之耳目一時新美心志一時興起遂至兒童謠帝則老人歌帝力此宇宙間何等氣象然亦惟堯舜心量廣大足以長養成就之耳三王以下固

是人心漸漓亦由禹湯武之心量不及堯舜之廣大也惟是文王心量不減於舜而二南之化亦遂不減於唐虞然其四友之臣未知於夔契臯陶何如也以孔子所稱五臣十亂推之周臣之二尚未及唐虞之世運升降之大機此足以觀矣自秦而後復於渾沌何者斯民耳無聞目無見又惡知唐虞之世所享用者爲何物哉則至今日經生學士稍稍復尋其緒矣絕學之後固幸歷代儒先漸次發明亦幸釋典西來黠相啟助端緒已露會有

大盛之日蓋上下一德僚案一心孜孜爲此一大事而唐虞不再睹焉吾弗信已

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大曰天地君親師師友以道合者也尊則師親則友道無形故師友之功隱五常五大之有友與師也猶五行之有土也孔子曰生則出焉歿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名德者土也其惟師友乎父母之服身喪三年師之服心喪三年身顯而心隱故也古者道明故重道重道故雖天子必有師與友而道之不明久矣人

皆舍隱以之顯顯則勢位重矣又何師友之有然  
德之足師友者或者亦難之也孔子言取人以身  
而脩身又先於尊賢此其遇合相成或關氣運至  
於韋布學者尊師親友宜得自由而千古亦寥然  
何哉

尺牘節文

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  
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  
是習者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在君子自觀固不謂性而以之  
觀人則知其皆性而不可拂仁義禮智天道之德  
在君子自觀固不謂命而以之觀人則信其皆命  
而不敢強

以名理言道者至不識一字之凡夫則窮以昭靈言  
性者至百歲之觸體則窮以不學不慮言性與天  
道者至偃師之木偶師曠之清徵則窮故曰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忌議無所與

其

純乎陽則無陰也純乎仁則無惡也非但天下無惡人自己亦無惡念融融乎保合於太和仁矣哉但能無惡尚未至於無善過此以往大而化之則惡無善亦無而仁不足言矣

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管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



惟命不于常故聖人以時幾勅之恐一念之差感乖  
召逆如水旱疾疫其小者也甚或移眷改顧生革  
命之人伏其變於二三十年之後更無可爲者矣  
聖人洞燭無常之理念念好生以自結于天而勅  
之于時幾者畏之至也

心之爲心自古聖人原無定論以爲有人心道心之  
異者舜也孔子直取一人字孟子直取人心二字  
取人字則心字贅矣取人心字則道心字贅矣要  
之無不可也但貴言下相應擬議着便不是舟已

鴛而猶劍之求兔已竄而猶株之守兔其心

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  
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真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  
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  
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爲之是  
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  
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行四  
海之內可以無刑人

子路行行如也朱註去聲訓作剛強之貌吾友黎文  
培云當平聲讀蓋不安之貌也因其心不安止故  
其氣象常如欲奔走道路者曰行行如是不吉之  
相也故夫子憂之生色者生生之色也道生者生  
生之道也說皆出於文塘吾輩所當服膺者也

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者真聖人之道也然而不爲  
愚夫愚婦者以其能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  
婦之知能耳若自離愚夫愚婦之知能何以使天  
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非使天下萬世

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則聖人者亦世之附贅  
懸疣也已

賢者多則天下治不肖者多則天下亂賢不肖非一  
日而致然也皆由停涵煦育而致觀之人家積德  
或數十年百年而後生才子孫則可知矣故能明  
聖人之學以漸被天下之人其效雖不見於一時  
直見於異日功不在名道不在位天下有隱德陰  
功受之而不知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天地之道無  
疆也故君子以悠久成物無欲速

今日之治宋儒之賜也學者不可不知其功至於學力則存乎人未嘗限人之必以宋儒爲極也如人家子孫之才者能擴充其先世之業則當儘力爲之豈曰先業止是第守勿失然後爲孝哉世道至於唐虞亦未爲極由唐虞而上還有好世界存焉此堯舜之所求而未至者也故曰其猶病諸

古者學術無異同其槩有二一者德厚信疇是非不萌于心二者達性命之所以然而不落于是非之見也若夫辨是非若持衡錙銖不爽孟子所謂知

言是也噫是衰世之救而非古也學以復初爲的  
世以復古爲極孟子之事自孟子視之已自謂不  
得已矣後之儒者盡取其不得已者學之雖使能  
如孟子之錙銖不爽猶未爲善學孟子也矧倚之  
爲拒善之柄藉之爲護名之藩小見縱橫而大道  
榛塞矣嗟夫人心世道之復于古也奚由哉中庸  
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今之欲復古也必學舜而後可夫舜豈  
漫然而爲之者哉蓋達於性命之所以然矣故曰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盡性者無是非至命者無異同也今人之所  
疑者古聖之所師也古聖之所宗者今人之所攻  
也此無他古今之學異也學異故見異見異故作  
用異由是觀之古今又曷嘗異哉

學問之道恁地百般思索千樣行持只到得聖人地  
位方了結這場事人生出世恁地百回脩証千劫  
苦行只到得成聖果後方了結這一生若說聖人  
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

據不如聖人學問反易簡反有依據于今不向這一步畢竟少這一步不得第遲了可惜也孟子一生志願只學孔子除却孔子第二個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却堯舜第二個渠便不會說

永言云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脩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先生曰不



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  
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  
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  
二也且亦無事于陽明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  
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  
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披揀  
出何者爲工夫在本體時何者是工夫爲有工夫  
爲無工夫在工夫時何者是本體爲有本體爲無  
本體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

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濟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旣謂之靈根矣翁聚經熙豈其所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翁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時不待教詔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時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翁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翁

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于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謬亦甚矣

蓋所謂弄精魂而不自知也悲夫夫所謂性體者何也終日喫飯不飽終日不喫飯不饑終日閒不喚作靜終日忙不喚作動應得停當不名爲得應得不停當不名爲失條忽變化不知其變化蕩無所歸亦不求其所歸如此又奚事乎繩繩然隨時翕聚之哉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

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明德之發用不假人爲最真最切者無如孩提之愛父母稍長之愛兄弟慈母之保赤子藹然於一家之中而吾身耳目之所加手足之所措何親如之故身字下提一家字尤爲喫緊若治國平天下者舍孝弟慈而求之安在爲明明德於天下哉故曰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家者國天下之則也朱子曰本謂身所厚謂家似爲得之

序中都會語

中都濠梁地昔莊惠譚道之所於古爲塗山國禹  
所娶塗山及會諸侯者也神聖所游靈氣攸萃發  
我

益邁古始然二百年來徇鮮文學之士蓋其氣  
而人淳根幹朴茂英華未易發也然自昔以來  
人文隨風氣而著由忠質而至於文亦時使然哉  
予待

命於此旬有五日其大夫以問學爲事其師長以考  
藝爲意其弟子以就正術業爲急於是請會龍興

者再其進見而訪問者殆無數也予自宦游所至  
嫻於文學之鄉多矣求若是殷殷者無幾也將非  
人文欲著之兆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  
將至有開必先其有以也惜予力微不足以振發  
之使得如前輩陽明諸公處此當遂風動而神化  
矣然學問之事亦有未易言者人性本善世道本  
平混沌無窳本不可鑿故論學之士未期其成先  
防其壞是故莊惠荒唐悠謬之譚當時亦自可喜  
至晉室而後受其敝可不慎歟治如唐虞而堯舜

猶病化如江漢而文王猶傷蓋慎之也予力不足  
以振發中都人士之幸也士其務率性脩道毋失  
茲吾毋艷口吻之餘以忘躬行之實則又予之幸  
也予言之留於中都者何足重哉是爲序

萬曆丙申嶺南楊起元譔

寶興寺會記

丙申春司成赴

寶興寺

梁次中都謁



皇陵於慶山瞻舊京之宏制徘徊容與而不能去於  
是郡視篆別駕高君薦郡文學梁君兆明請游藝  
興寺恭觀

御書第一山則兩庠文學施君一臯毛君九洲王君  
道盛柴君櫛王君一麟等率弟子員數十人從臨  
淮尹薛君芳懷遠孝廉楊生嘉猷路生冲霄亦至  
僧人捧

御容寶軸以上各降階序拜舞成禮乃敢仰瞻罔不  
祗肅既而展讀欽錄妙義無量非小臣末學可測

識也嘆羨而退就席而坐乃舉

高皇建國號曰大明而商之一生云昔者元政不綱天下倫理綱常紀綱法度俱淪散晦昧

高皇神聖開闢人心復明是謂大明予喟然嘆曰善哉生之對也得其槩矣然而未精也綱常卽倫理中事而紀綱法度特維持是倫理者也然則大明之義明倫焉盡之矣然非止於明其事實欲明其義也故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又曰庠序之教中孝弟之義諸生首肯歌鹿鳴三章蓋適道如也

序屬中春日方亭午氣暄風暖倉庚和鳴景物熙  
妍媚茲良會雅歌倡和氣志逸發致可樂也別駕  
高君謂吾儕一堂已作羲皇上人矣梁君乃爲諸  
生請學問之要予謝不敏安敢言學問而又焉知  
要雖然試言之吾儕今者忘形骸略勞分相親相  
愛於一堂之上從千萬世下而立躋羲皇上人此  
不爲學問之要而更何要哉蓋學雖極於神聖而  
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  
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

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已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序行矣在妻子則以可欲施於妻子而慈行矣在朋友在君臣莫不以可欲施之而忠信行矣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忌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是謂充實而美光輝而大也聖神者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故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非其證歟然則可欲之真機實吾人作聖之根本  
抑非獨吾人也天以可欲而運地以可欲而處日  
月以可欲而爭於所山以可欲而峙川以可欲而  
流鳥以可欲而鳴花以可欲而發舉凡有生之類  
同一可欲之機洋洋乎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  
欲違之其可得耶予說此時意氣暢發視前有加  
諸生聞之不覺歡欣欲形舞蹈予因復申言曰夫  
學有宗猶人之有宗也人之有宗雖子孫千百其  
衆無不曰某公吾祖也若甲可而乙否彼是而此

非不可言宗矣以可欲爲學真萬世之大宗也目  
視耳聽以至心於理義咸有同然推之東海西南  
北海無不同者推之千萬世之上千萬世之下無  
不同者惟學自己可欲始故能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故能所欲與聚故能吉凶與民同患故能嗜欲  
將至有開必先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莫之能違也  
舍此而別求制心之術操行之方卽爲別籍異財  
開墾作窳非不有成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不  
可以爲小宗而難以語大宗矣夙陽固萬世根本

地也諸生當有萬世根本之學以稱之然後無負於生

聖人之世近

聖人之居耳於是諸生無不稱善復歌良知之詩油然而退高別駕請登瞻斗之臺臺在山脊其高可望

陵寢薛令二孝廉從下憇孔固堂四君謂予論文有似匡時之說而可欲之說尤足以對可欲之景節大啓諸生同欲之衷宜有記是以濡毫而爲

之記

大學首章舉要

大學之道學之爲大人者也明德與物爲體至大也  
明之而親民是古人至善之則也止之而大學成  
矣然必先求知此止而後其志定而後其心靜然  
後其身安然後其慮審然後其止得是故物有本  
末而事此物則有終始大學之道惟知所先後者  
近之不觀之古人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意也  
而先之治國先之齊家則不容不先之脩身又不



容不先之正心又不容不先之誠意又不容不先之致知致知則在乎格物而窮其本也格物而窮其本則知本知本則知止知止之謂知至知既至矣然後明明德於天下之意可誠所謂定也然後合天下爲一心而心可正所謂靜也然後通天下爲一身而身可脩所謂安也然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所謂慮而得也是故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厚者旣薄而所薄者反厚豈有是理哉此

古人之學必汲汲於格物以知本也而至善之則  
盡在是矣入大學者止諸

誠意一章舉要

此章之旨在乎獨者知也意殊而知獨意却卒徒  
知如將帥故誠意之功致知而已矣但大學之意  
非泛言自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之蓋必欲明  
明德於天下然後爲大人爲善之當好反是則爲  
小人爲不善之當惡所謂誠其意者意苟未誠毋  
自欺以爲誠也蓋必好此之善如好好色惡此之

惡如惡臭臭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真如性命之不可易乃爲自快足於已不然卽是知尚未徹獨體有障故君子慎之常親君子以切磋其學以致其知也小人不能親君子以明善而好閒居故所爲者率自私自利之事彼亦自以爲善也及見君子然後自知不善而拚著之間肺腑畢露可見誠則必形有不可欺者君子必慎獨以致其知良有以也不然則意不可得而誠而無以當指視之嚴矣若果知至意誠則德之潤身如富之潤屋心

廣體胖真自慊也此君子所以必誠其意而明德親民之學竟能止於至善而無愧大人也歟嘗聞儒先以誠意爲人鬼關誠嚴之矣獨體未露總屬幽陰不離鬼趣世云不須講學只要老實做好人者豈亦未著於慎獨之旨歟

中庸首章舉要

性者天命而已矣道者率性而已矣教者脩道而已矣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道惡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又豈道之謂哉蓋可離者必可睹可聞

之物而此道之根於天命乃其不可睹不可聞者  
也君子知天命而畏之故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人以爲隱且微而忽之君子以爲  
天監以爲明命至見至顯莫有過於此者而必戒  
懼以慎其獨天常照察乎我我常奉順乎天而不  
敢以人爲參之也若此者豈但事天而已哉將見  
命自我立而天地萬物莫之能違矣試以人情之  
喜怒哀樂言之其未發渾然中也其發之而中節  
藹然和也顧中非一人之中實天下之大本而無

一物不中和非一人之和實天下之達道而無一物不和人特患無以致之耳誠慎獨以致吾之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一體惟吾命之天地自我而位萬物自我而育矣則以我始能事天而終焉立命故也中庸其至矣乎非君子其孰能之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夫子所謂誠者天之道何居蓋誠者物之所自成而不相假借故命之曰誠道者物之所自行而不待

人爲故曰天之道也可見物之終始一誠也不誠  
豈復有物哉顧又謂誠之者人之道何居天地之  
性最貴者人也物皆有以自誠而不能成之則亦  
一物而已君子惟能誠之然後盡人之道而可貴  
也其所以可貴者何也蓋使但能成已而不能成  
物亦不足貴耳顧誠者非自成已而止所以成物  
也豈有意于物之成哉皆性體之自然耳其成已  
仁也一團生意渾然全具如樹果結實其中含藏  
種子爲仁是已其成物智也萌芽發動巧妙莫窺

如果實之仁更復成果生了生孫巧相似是已此皆性之德仁中自有是智所以合外於內之道也所以因物付物以人治人善迎其機善篤其材而措無不宜者也苟無是智亦無貴仁矣仁不足貴而又奚貴誠哉然則求誠者當驗之成物而後可不能成物猶爲未誠未誠卽未仁未仁卽未人也可不畏哉

龍興答問二條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大乎曰身爲大身者天



下之大本也不知本者見物而不見身知本者見身而不見物見身者見其大見物者見其小暮春者吾身之時也春服者吾身之物也童冠者吾身之侶也沂水舞雩者吾身之地也舍此何以安吾身不能安吾身卽不能有吾身大本已失而未治者否矣黜之見大見身故也開所云斯者亦指此身所乘所遇而言也開已信矣不信何以取斯其曰未能信者爲未信者警也二子之學同歸於知本

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懽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着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

爲懷遠揚孝廉書二條

吾人一身皆天主宰於視聽之中渾融於耳目之外  
是曰天君學者要識得自不滯形骸不礙應感不  
鴛虛高混迹人寰而游真天載

吾心與物爲體識得自能一體萬物保任長養見善  
則遷不執已是有過則改不護已非蕩蕩乾坤平  
平世界一任過活不落小蹊徑不做小家相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可欲之謂善有是善於已之謂信信而充實之謂美  
美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是聖學以此欲而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聖學以此欲而終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君子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已爲已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已者也故一人之善卽天下人之善何敢攘爲已有天下人之不善卽己之不善何敢謝爲已

無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得已未嘗有而  
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  
已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  
惡而每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  
子自己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  
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身於恕之法恕者  
如心之謂人已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  
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既不無我何得獨無  
此謂人已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已者

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  
怨之外君子見得在己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  
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怨之內橫目之民  
仰瞻于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箇蕩然仁厚豈  
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  
得已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已未嘗無  
惡而引咎歸己似那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  
王之境望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  
所謂喻也大抵事理不出感應如形之有影聲之

有響未有形邪而影正聲細而響巨者居民上者  
無善而求有惡而非固不足言卽有善而求無惡  
而非足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天下之  
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之人  
亦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之人亦各自無其  
惡此天下所以多事也長民者不知自反而歸咎  
於人心之不公豈非以邪形求正影以細聲求巨  
響哉故曰藏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  
人讀誦此書須反身審察我果有善否果無惡否

若果有善便須根究我此善從何而有莫是得之  
聖賢之書莫是得之父兄之教莫是得之師友之  
爽持風俗之漸染方得有是善如此看來我何嘗  
有善既未嘗有善如何敢求諸人那百姓家多因  
他未曾讀聖賢之書無賢父兄之教又無良師友  
之爽持好風俗之漸染如何惟得他無是善又如  
果無惡亦須根究我此惡從何而無莫是我所居  
之地既高賴藉之資又厚內無仰事俯育之累外  
無一切引誘之徒方得無是惡如此看來我何嘗



無惡如何敢非諸人那百姓家多因他所居之地  
既卑賴藉之資又薄內有仰事俯育之累而外又  
有一切引誘之徒如何惟得他有是惡凡屬於已  
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  
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看之久久  
忽然自悟便能全身藏在恕中而能喻人矣大凡  
臨民之初此段工夫未熟但見百姓有過急提起  
惟不得三字在口頭卽時可免暴怒殘刑之患又  
之無善無惡境界亦由此而入只要惟不得三字

口頭提熟大有益也

先師羅近溪先生平日見人有過便此恠不得三字  
出口黎文塘常爲予誦之下因觸類得此章之旨  
而平生粗暴之氣十亦消其五六敢附野鹿呼朋  
之義與同志共之

附復葉綱齋書

道駕發時生在病中不能與於祖送之列盛使西還  
獲領札教因聞動履萬福世道幸甚承裁正鄙說  
甚大惠也哀毀荒迷中如守長夜因之復睹天地

日月感激何言第生之說乃生自反身體驗而爲之說非敢以爲聖賢之說也聖賢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矣生自反未有諸已也而因不敢求諸人聖賢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生自反未嘗無諸已也而因不敢非諸人而遂竊意聖賢之爲心亦未必自謂其有諸已無諸已而遂求人非人也是以爲之說如此蓋失在於以已之分量測度聖賢也今老先生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則立人欲達則達人矣善已所欲故求人不善已所不

欲故非人是姑就所欲所不欲者言之而未及其  
實有諸已實無諸已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  
已之謂信由此觀之可欲之與有諸已必有分矣  
彼曰有善於已而後可以求人之善今日善已所  
欲故求之彼曰無惡於已而後可以非人之惡今  
曰不善已所不欲故非之似於本文無乃少異矣  
乎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凡責人已甚強人太難而  
出於人情所不堪者人之所不欲卽已之所不欲  
也竊以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本乎人情而已

至於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乃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未嘗一息少間者其未嘗求人非人而惟以脩身爲本乃其妙於立人達人而爲大學至善之則非謂不求不非便爲不立人不達人也大學孔門求仁之書也聖賢亦恐後世仁者徒有立達人之心而無其術故極言齊治均平之道不出於反身自治守之約而施之博是仁術而已矣人之智如目能見外而不能見內一言齊治均平便思于人乎求且非之故聖賢使之回光返照已果有

善無惡矣乎然後可求人非人而安能有善無惡也非必如何而後未能也謂已有善卽不善矣謂已無惡卽惡矣是故終其身無求人非人之期而不求人則已善日長不非人則已惡日遠善日長而人皆善矣惡日遠而人皆遠矣此不亦近於大學之道而鄙說之所爲臆度者亦其崖略矣乎乃若藏身之說非敢爲巧易之言退藏於密也藏之易也禮之言藏身之固也藏之禮也因是以知大學言藏身不怨者欲人藏之怨而已矣龍未嘗無

首也而乾爻見羣龍無首則吉蓋亦有所藏也藏之易則人見易而不見身矣藏之禮則人見禮而不見身矣藏之恕則人見恕而不見身矣亦羣龍無首之義也且大學之藏對暴而言暴者露其善之謂也出乎暴卽入乎藏出乎藏卽入乎暴間不容髮鄙說非敢爲巧聖賢之立言自巧也而尊教云守先賢緒言不能別爲新說亦第就此章言之耳老先生平日言論風旨後學竊得聽睹者多矣豈區區守先賢緒言者哉且理者天下萬世之公

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何所云守何所云新也長者至教本當受而不拒然理宜諤諤者而弟付之唯唯而已是以唯唯拒也唯唯亦拒也諤諤豈不爲受哉與其唯唯而拒也寧諤諤而受唯長者命之

學而時習章

此一章書以時字爲宗吾夫子見得世間人不知從事于學者旣以心爲形役沉溺于愁苦之中卽從事于學者復厭棄平常而希慕高遠則亦未能臻



於自得之趣也故憫焉而以君子悅樂之學誨之  
說道吾人爲學若肯去時上習之不亦悅乎何謂  
時上去習如時乎事親便去事親上習時乎事君  
便去事君上習時乎應酬便去應酬上習時乎燕  
息便去燕息上習凡吾身在是卽事在是卽心在  
是蓋無時而非習無時而非學也如此去學工夫  
何等易簡易簡便輕快活潑非悅而何學旣時習  
便是通天下之志之學而非孤高之學凡德之不  
孤者必有類應遠至之朋乃其所自有者吾旣悅

時習之學亦欲推此與人共悅之今旣得朋與之  
共學與之共悅彼此交暢鼓舞不倦實天地間之  
至樂也然此學旣是時習便平平常常無以甚異  
於人而致其知也非但世俗之人不得知雖在同  
類之朋見道未徹者亦或不能無疑於此而稍動  
一念便謂之慍便是學不得方何以爲君子不知  
而不慍則所學者確乎其不可拔矣君子之學於  
此乎有成而其爲君子之人可知矣君子者冒天  
下之道者也道無定在隨時而在故時習之學乃

所以冒斯道之全而爲君子之學也吾夫子所以爲時中之聖者實由此學而成觀其學不厭何悅也教不倦何樂也莫我知而不怨不尤奚愠也夫子以其身所有者教人至切矣吾黨今日商量學問只在此時上理會舍此時不理會便是爲道而違人便是須臾離道人而離道如魚失水安有悅樂之期而成其爲君子哉

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書却重看一生字有子見得當時犯亂之徒

罔生幸免皆由於不孝不弟以自撥其本也故特  
以生道緊緊示人說道世間人做人若能孝弟遇  
親便愛遇長便敬如此之人必不爲犯上作亂之  
事矣何也犯上作亂之人其心剛強剛強者死之  
道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和順者生之道也蓋仁  
道譬之樹木其生意都含在根本之內樹木離了  
根本便槁然死矣做人亦然所以君子惟務其本  
本立而道生孟子所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是也  
生生不已所謂仁也美哉孝弟之德乎其真爲仁

之本與和順之心皆生於孝弟而孝弟之德實始於孩提正似樹木之生意含於萌芽便是合抱連雲芘蔭數畝之根本也可不務哉爲仁二字與上爲人二字相照仁者人也若不能仁其身便不得爲人有子示人用意深切如此然曰鮮曰未之有曰與詞氣謙和略無迫切之態卽此便是和順之所發孝弟之所生也吾人諷詠涵濡足以變化氣質矣友問孝弟之大如此至夫子論士却次之何也曰聖人之孝弟由學以知本土人之孝弟不知

學以流末知本之孝弟則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自有許多生意彼流末者但足齊於宗族鄉黨而已無許多生意故有辨也又問此與時習之旨同否曰務本正是時習本立而生卽時習而悅也公此時間我的就是遇親知孝遇長知弟的物事就是爲人的根本更無他物根本在生機不在軀幹生處便是本也人無時而不生卽當時時務其生時時務其生卽無時而不生時習而悅生則惡可已已坐中聞說皆爲躍然

曹交章

這一章書是孟夫子深喜曹交求道之切爲之指點當下便是以決其趨也孟子一生道性善稱堯舜是其大宗旨曹交一問深契其衷故喜之特甚及見其論在形體上是謂聖人係天生成的不是人做得的看得聖人太重太難孟子便與他說聖人却是人做得的不是天生成的說得聖人極簡極易所以欲動振發之也又就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處說卽此便是孝弟卽此便是堯舜不

必他有作爲而堯舜之道在曹交已能爲之矣雖欲不爲堯舜不可得矣曹交見孟子指點得他才輕快所以傾心就學而願假館受業孟子却欲乘機以速其悟說道此道原無等待原不必向人求索明白現前至易至簡但反求諸身無不得也自身便是師適間教汝徐行者是師否如何舍却自身之師而師受業哉孟子平生指點學人更無如此直捷易簡者蓋曹交天資之美過訪之誠發問之大有以得之予每誦此章精神便爲煥發而



平生說書惟此不得不異以聖學大宗旨也在也諸  
友聞之咸喜躍云